

頂上的一片藍天

楊敦和



行行出狀元

自輔仁大學史研所畢業一晃二十餘年，今兒得乘往訪楊學長之便，再次巡梭久別而熟悉的校園；小樹都已綠葉成蔭，雖說逝水流年，但覺溫馨鮮活依然。諾大的校長辦公室窗明几淨，古樸的擺設透出一份典雅的氣韻。目前擔任輔仁大學在台復校第四任校長的楊學長，先後畢業於母校法律系及研究所；爾後，再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，修得碩士及博士學位。

為什麼會選擇法律做為終身奉獻的事業？談及青年時期的理想，學長不禁開懷而率真地訴說著一段曲折轉變的過往。一如許多以國家興亡為念的老一輩中國人，父親也有一份心繫國家的赤子之心和使命。他認為科學家或工程師是救國的最佳行業，所以從小就不斷地培養我做一位科學家；由於受到父親思想的薰陶，自己也立下了當科學家的宏願。上了高一之後，數、理、化的成績不十分理想，乃被強迫分到文組上課，無形中這個科學家的夢想破滅了。不過，高中三年卻是一段挺快樂的讀書歲月；一向擅長演說辯論，加上出色的組織能力，一心一意就想在外交工作上有所發揮。然而考試決定了最後的結果，以些微之差，未能進入政大外交系，邊政與航管兩個科又十分陌生，讀法律似乎成了最好又唯一的選擇。法律雖然不是心目中的最愛，課業與學習則都如魚得水極為平順。大二開始就已主動參加了法律服務的工作；做檢察一直是他心中的理想希望能主動揭奸發伏、伸張正義的工作。不過，直到當兵時期卻有一個重大

的關鍵，由連隊的政戰少尉、到政戰處的心戰官，一連串的工作經驗與實際體驗，激發並堅定了要鑽研法學，走向學術研究的心志。因為要在台灣這樣一個環境實行法治落實法律教育成為必需。正由於全力以赴，先天的才情與後天的專注，終於在法學界走出了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。

法治的觀念

台灣近幾年逐漸發展成一個民主而開放的社會，然而維繫開放社會的一個重要條件正是法治，唯有落實法治精神，社會才能真正步上民主的正軌。

談到中西社會對「法」觀念的認知差異，楊學長一針見血地指出：「中國人重道德，西方人則重權利與義務關係。」由於文化傳統的影響，中國人對具有拘束性的事物不甚喜歡；一般而言，不好也不願進行訴訟，一旦有糾紛，總傾向於私下解決。守法的意識較為薄弱，執法力也不夠徹底。但是，今天這個工商社會的變遷太快速了，價值規範和生活步調在極短的時間內，就須要面臨轉換或修正，幾乎沒有任何一種道德標準能放諸四海而皆準。生活中既充滿了諸多的不確定感，故而規則的建立與法治精神的培養，就是一個健全社會的重要問題了。西方社會的最大優點正是：「法律就像先知的預言，必然會實行，而人人也有起碼的守法觀念。」在「法」的前提下，每個人不會去介入、干涉或對他人之事產生好奇；人與人間的分際與尊重明確而清晰。就工作態度來說，或許是處在高度開放的社會，任何一份職位都有強烈的競爭，迫使每個人不得不全力以赴。鮮少看到得過且過，或把從事的工作當成晉身之階者，即使是個工讀生，也會做好該做的事，這種敬業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深思與肯定。

至於司法改革和法治精神的問題，其實關鍵在於「公權力的伸張和貫徹」。當然這還牽涉到許多複雜配套問題：例如司法官資源的增加、立法機關修法的配合、訴訟體制的簡化等等。

中國在民法與刑法的精神與性質上，採行的是較剛性的大陸法系。學長以其所學、所思，有感而發地認為，「以習慣法為主的英美法系，其較寬容的精神或許更為適合中國人的性情吧！」

淳淳的關懷

有虔誠宗教信仰的楊學長，在辦學理念方面，頗受教會精神的影響，特別強調全人的教育，視學生品德的養成，與專業知識的教導同樣重要。對現今青年孩子們的自知與自信，學長展露出一份慈愛、欣慰與瞭解的神情。他深信每一個生命，都是一個具有其獨特性的價值，也希望每一位同學都能平順快樂。成功的人生就是能做好生涯規劃的人生；認識國家與個人原是一體、未來與現在密不可分，找出自己的興趣與特長，也能誠懇地面對自己的不足。長期安定富裕的環境，使時下的年輕人普遍缺乏憂患意識，對未來的事物缺乏觀照與關心，快速變遷的社會，易使人緊抓眼前的小利，代之以對永恆信念的追求。因此，唯有深切體認這些因大環境的改變所造成的不足，再以定心、恆心與耐心，發揮自己的長處，關心社會的未來，配合國家發展的需要，才會真正創造一個圓滿平順的小我。

出了校長室，午間的輔園略顯燥熱，熙攘往來的學生則添加了繽紛的色彩。一路漫行，學長溫潤清朗的音容，使人印象深刻久久揮之不去。

歷史系 孫若怡 採訪撰述



◆ 與輔大婦女大學第八屆同學合影